

第七十六章 天下銀根，必殺！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閑安靜地看著身前的雲之瀾，不期然地想到很多年前夜宮之內，自己第一次看見這位劍術大家時的情形。那時候的他，還不過是一個初出茅廬，初登三國政治舞台的年輕人，而劍廬首徒雲之瀾已經聲名滿天下，是東夷城使團真正的主事者。

六年過去了，范閑已經成為這個世界上最頂尖的那幾個人之一，而雲之瀾，甚至要拜在他的身前，向他表示效忠，時遷勢移，叫人好不感慨。

范閑不知道四顧劍臨終前究竟布置了什麼，怎樣說服身為死硬派的雲之瀾，但他能感應到雲之瀾的態度並沒有太多虛飾，他很了解這些在武道上不斷求索的強者，一旦決定了某件事情，再想反悔，那是很難的。

但他把雲之瀾的這句聽的非常清楚，聽到了十二把劍這四個字。范閑的眼睛微眯，平靜看著他說道：“十二把劍...若雲大家這劍心不在，我如何能控制這十二把劍？”

不待雲之瀾回話，他早已站起身來，鄭重地將這位劍廬首徒扶起，誠懇說道：“我知道雲大家斷不會因為劍聖大人臨終遺言便要信我，我也不需要你信我，隻是若這是一個交易，我需要劍廬的力量，劍廬也需要我的庇護，可是如果你不在，我如何能夠把這十二把劍握緊？”

雲之瀾的臉上沒有什麼笑容，淡漠說道：“家師自然準備讓小范大人放心的方法。”

說完這句話，雲之瀾回身而走。竟是不給范閑絲毫交流感情，拉攏劍心地機會。

范閑若有所失地站在屋內。想著四顧劍給雲之瀾安排的是什麼事務？不過片刻功夫。他便猜測到了一點，四顧劍雖然要在自己地身上下大賭注，但是總是需要有人製衡自己。注視自己，監督自己。

雲之瀾。便是遊離於利益結盟之外地那個人，以他在劍廬弟子心中的威信，若范閑日後的行事。對東夷城利益地損害太大，他一聲令下，隻怕范閑名義上擁有的十二把劍，轉瞬間。便隻會剩下可憐地孤伶伶的那一把。

...

雲之瀾之後進入室內的是劍廬二弟子。范閑安靜地看著這位中年人，發現對方地模樣生的普通。眉眼間全無一絲出挑之處。便是身上蘊的劍意也被深沉地裹在深處。穿著一件微厚的棉袍。不像是一位厲害地劍客，倒更像是個管家一樣的人物。

大師兄來後，便是二師兄。范閑地心裏苦笑了起來，四顧劍這一來，直接把自己推到了火堆之上，劍廬弟子們好像都接受了他地遺囑。輪流來向自己匯報工作。

范閑用餘光看了一眼自己身旁地褐色小甕。眸子裏生出一絲惘然地情緒，一代劍聖。變成了手邊的一壇子灰。

他的手輕輕在小甕上撫摸著。似乎還能感覺到四顧劍骨灰地微溫。隨著他手指的動作。像管家一樣的二師兄的眼光也變了變。但馬上變得平靜了下來，將手一揮。幾名劍廬三代弟子，扛了幾個箱子進來。

范閑抬起頭。微笑問道：“難道這就是劍聖大人地遺產？”

二師兄笑了笑。沒有說什麼，直到所有地箱子都擺放在范閑的屋子裏，才輕聲說道：“我劍廬地產業。當然不會就這麼一點兒。這裏隻是一些可以暫時動用地產業流水。師尊說你現在需要銀子，我便給您抬來。還有一些帳目。我想您一定感興趣。所以自作主張搬來了。”

范閑微感吃驚。靜靜地看著這位管家模樣地劍廬高手，他當然不會輕視這位二師兄，相反在劍廬十三徒中，他一直認為這位二師兄很值得注意。且不論雲之瀾與王十三郎內訌之時，這位二師兄可以一直保持中立，而不被牽連進去，而且四顧劍一直讓他守在劍廬之外，就知道此人深得四顧劍地信任。

銀子。帳目？范閑眯著眼睛看著他，問道：“辛苦您了，還不知道這些帳目和什麼有關。”

劍廬二弟子和聲說道：“和太平錢莊有關。”

範閑聽到這句話，再也無法安坐於矮塌之上，霍然起身，盯著這位二弟子半晌沒有說話，最後忍不住自嘲地笑了起來，用一種敬佩的語氣說道：“沒想到，我想任何人都想不到...原來天下最大地錢莊老板，竟然是一位...隱藏在劍廬裏強者。”

太平錢莊，天下第一錢莊！當年慶國明家何等樣龐大的產業，可是在某些程度上，也要依賴於太平錢莊地流水支持，從這個錢莊現世以來，它便是世上最大，信譽最好地錢莊，沒有之一，而且幾十年間，從來沒有別地錢莊能夠威脅到它的地位。

甚至是幾年前，範閑和北齊小皇帝暗中聯手，再用父親派來地戶部老官打理，生生整出一個畸形地龐大地招商錢莊，可是在太平錢莊地麵前，依然像是一個發育不夠良好地小孩子。

手握內庫產銷權和兩條走私渠道，一個青樓聯盟，外加一

型錢莊地範閑，毫無疑問是天底下最有錢地那個人。

可是他清楚，自己手裏地銀子雖然多，但和太平錢莊比起來，仍然不夠看！

因為這家太平錢莊深深地紮在大陸商業之中，所有的巨商大賈與它都有極深地關聯，太平錢莊如果真的發力，能夠調動地銀子，可以到一種令人瞠目結舌地步。

範閑不是一般地權貴官員，他有前世地商業社會經濟，這一世也與商家多打交道，所以他比一般人，更知道太平錢莊地可怕實力，以及這家錢莊可以發揮出來的效用。

以往他也曾經讓監察院查過太平錢莊地暗底。隻是每每查到一個地段。線索便戛然而止。當然。這座天下第一錢莊，既然是發端於東夷城，自然而然與劍廬有關係。至少必須有四顧劍在背後支持。但範閑怎麼也沒有想到。天下第一地太平錢莊。本身便是劍廬地產業！

而太平錢莊地主人。就是劍廬地二弟子！

範閑怔怔地看著這位太平錢莊主人。心裏湧起無窮複雜情緒。此時他才知道，四顧劍臨死前地這一場大賭。壓下了多少籌碼，給自己增添了多少實力。

十二把劍很恐怖，東夷城地控制權很恐怖。但真正恐怖地，隻怕卻是此時送入屋裏來地這幾箱帳目。

太平錢莊地帳目。

範閑深深吸了一口氣。望著劍廬二弟子敬佩一禮。和聲問道：“還未知先生大名。”

這種尊敬。不是敬對方劍廬弟子身份。九品強者境界，而是敬對方太平錢莊主人地地位，這個世界上最值得人尊敬地當然是實力，而手上掌控著天下半數銀錢地人。毫無疑問最值得尊敬。

至少範閑是這樣認為地。

“李伯華。”這位劍廬二弟子，太平錢莊的主人。並不吃驚於範閑地態度。溫和說道：“執掌太平錢莊十六年。”

範閑沉默片刻，不知道該以什麼樣地態度來與此人說話。按四顧劍地意思。此人應該是歸己所用。可是一個擁有太平錢莊地大人物。難道真地可以為自己所用？

緊接著他又想到了一些事情。眼瞳漸漸縮了起來憑借自己手中地實力。招商錢莊。再加上隱隱控制無數商家百姓活路地太平錢莊，這樣的實力。應該可以對抗什麼了。

這是一種自下往上的對抗。

李伯華看著範閑的神情。知道他在想什麼，緩緩說道：“太平錢莊放貸天下。但若是時局有難。隻怕那些外貸也是收不回來。但...”

但書出來了。範閑看著他。等著他地下一句話。

“銀票飛於天下，銀根卻始終在東夷城內。”李伯華在範閑的麵前沒有絲毫遮掩，“如果小範大人將這些力量能夠集合在一起，確實可以影響很多事情。如果想讓天下大亂。也不是什麼難事。”

有力量地人說話才有底氣。範閑今天才知道，原來劍廬十三徒中。

最有力量地人不是威信最高的雲之瀾，也不是境界最有無限前景地十三郎。而是這位握著最多銀兩地李伯華。

“這是一筆大禮。”範閑已經從先前地震驚中平靜了下來。緩緩說道：“如果東夷城方麵要求太多。我依然無法做到。必須事先說明。”

“這已經是先生您地產業了。”李伯華似笑非笑地看著他。與一般的武道高手不同，這位大陸商界隱形地寡頭。一眼就瞧出了範閑地謹慎。和聲說道：“師父的遺命裏。並沒有要求您做什麼，想必你們已經談妥了。我隻是執行而已。”

範閑地眉頭皺了起來，自嘲笑道：“我這一生已經被天下掉下地金盆砸了一次。難道今天還要被砸第二次？”

“我不知道您需要銀子做什麼，但我有銀子。”李伯華沉默許久後，忽然開口說道：“當然，就我個人而言，我想向您提一個條件。”

範閑靜靜地看著他，片刻後說道：“您有提任何條件的資格和實力。”

李伯華緩緩起身，說道：“太平錢莊，最先是東夷城主府地產業，後來是劍廬私下地產業，我整整在裏麵費心費神了十六年，錢莊也越來越大，但請您記住錢莊地銀子，不僅僅是錢莊地銀子，還有東夷城所有商人們地存銀，甚至還有北齊南慶無數人的存銀，您若要動用，也必須要有個限額，總不能把商人們的銀子都挖光了。”

“這是自然。”

“我的意思是，太平錢莊，實際上東夷人的錢莊，是他們的銀根，他們地根。”李伯華靜靜地看著他，一字一句說道：“您隻有一半東夷人地血統，我想提醒您，我們地歸順，隻是名義上地歸順，我們不想變成燕京人，江南人，渭州人，我們隻是想做東夷人。”

“直接說吧。”範閑眯著眼睛看著他。

“不能駐軍。”李伯華皺了皺眉頭。輕聲說道。

此言一出。範閑唇角微翹笑了起來。

輕聲說道：“您是聰明人。當然知道，這是劍聖大事情，我不可能讓步。”

緊接著他皺眉說道：“你們也要體諒一下我。要說服慶國千萬人，我已經盡了最大地努力。”

李伯華也笑了起來，先前那一說隻是一種談判的手段，他誠懇地說出了真正地請求。

“如果一定要駐軍。我希望是黑騎。”李伯華看著範閑，平靜說道：“別的不行。”

範閑搖了搖頭：“黑騎總數隻有一千人，而且陛下不會答應。”

“那就是大皇子的舊屬，最好是大皇子親自來此。”李伯華也不再讓步，說道：“如今各諸侯國已經開始有異動。民心也開始亂了起來。

待葬禮過後，若慶軍強勢進入。隻怕會引起不少反彈。局勢亂了起來，怎麼解決這個問題？”

“難道黑騎或是原先地征西軍進入東夷城。就不會有這個問題？”

李伯華微笑說道：“黑騎的主人是您，征西軍的主人是大殿下...而所有的東夷城百姓都知道。您是葉家小姐地後代，大殿下是寧大姑的兒子。”

範閑微微皺眉，不知道這又對東夷城的局勢平穩有什麼關鍵的作用。

“要看人心。”李伯華輕聲說道：“我們東夷城這二十幾年。出了兩個最出名的女人。一位是令堂。進至今日。東夷城地商人還把當年地老葉家看成東夷城的驕傲，而另一位就是寧大姑。一位東夷城可憐地女俘。最後卻成為了異國地皇妃...說來您也許覺得奇怪。但事實上是，東夷城的人們。從來不認為這是一種屈辱，隻會認為這是一種難得地榮耀。”

範閑默然。很自然地想到。前一世時那些成為北歐王妃，成為巨富之妻的華人姑娘們。似乎那時候人們地情緒並

不抵觸。反而有些暗自之喜，與崇洋媚外無關。大概純是一種宣國媚於境外的古怪喜悅吧。

“則因為葉家小姐和寧大姑在東夷城人心中的地位一直未變。”李伯華看著他說道：“所以您或者是大皇子。在很多商人百姓地心中，其實也就是半個東夷人，如果是你們兩人中地某一入駐軍於此，民間地情緒會方便拂平一些。”

範閑沉默許久後說道：“您說地有道理，而且這些話我可以去試著說服皇帝陛下，想必陛下也想要一個完整的東夷城，而不是一個義軍四起，流血成河地城池。”

“辛苦您了。”李伯華說完這句話後，深深行了一禮，便準備退走。

關於東夷城稱臣地具體事項，比如究竟是年年納貢，還是直接納入京都地稅收體系，還在各級官員的討論之中。而凌駕於這些事務之上地，當然是重中之重的駐軍事宜，李伯華今日帶著太平錢莊灑然而來，棄下箱匣灑然而去，卻是將範閑肩上地負擔壓地更重了一些。

“請稍等。”範閑忽然開口留客，此時他的心中震驚之意根本沒有辦法完全消除，他實在是不明白，為什麼四顧劍臨死前決定在自己身上大賭，而劍廬地這些弟子們，便不問細節，不問緣由，就這樣壯烈甚至魯莽地搬出了東夷城地家底。

他們並不像四顧劍一樣知曉過往，知曉範閑與皇帝之間那條難以抹平的深溝，他們憑什麼相信範閑。

“我們隻是相信師尊地智慧。”李伯華望著他微笑說道：“想必您也清楚，師尊從來都不是什麼白癡。”

範閑默然，然後笑了起來，說道：“想來你們投注了這麼多東西下去，總要有什麼監督我地方法。”

“當然不會是雲之瀾。”範閑眯眼思索，緩緩說道：“城主府要重立，雲之瀾是最好的選擇，他遊離於劍廬之外，冷眼旁觀，會從大勢上對我加以製衡...但是你們對於我個人的製衡在哪裏？你們應該清楚，我不是一個可以被控制的人。”

“我們沒有把握能夠控制小範大人。”李伯華平靜說道：“所以我們隻是跟著師尊進行一場天下豪賭，當然，若小範大人背信棄義，反手將我東夷城吞入腹內，也並不會出乎我們的預料，畢竟您是慶人，是慶帝的私生子，東夷城的死活，在你心中想必不會那麼重要。”

“既然你們想到了這一點，為什麼還敢賭。”

“我們東夷城沒有別的力量，隻是有錢，還有...劍。”李伯華微笑一禮，走出了靜室。

然後一把劍走入了靜室。

疲憊的王十三郎臉上一片蒼白，他看著範閑沉默許久後，用十分低沉的聲音說道：“從今日起，我天天跟著你，如果你背信棄義，我會殺了你。”

“你殺得了我嗎？”範閑歎了口氣，搖了搖頭。

王十三郎倔強地盯著他，說道：“如果我看錯了你...殺不了，也要殺。”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